

涇

林

續

記

涇林續紀卷三

天南逸史周玄暉著

顧文康公諱鼎臣父桂軒嫡母吳夫人性端嚴
舉二子長矣公生

時值中秋

稍長就外傳名曰侗穎悟異凡兒然個儻

不羈每踰繩檢吳輒加痛懲

端陽節就

師放假公與舞兒登下將軍廟嬉游濡臺書判
官背云發邊遠充軍其夕師夢判官乞哀云令
徒天曹筆也雜師抹解不得免師許之明三
館中詰問昨幾生往廟何人書字于判官背其
語云何諸生駭愕不敢隱具以實對師命公往
磨去所書覆復夢判官來謝心知為大器家語
桂軒而夫深信後公舉鄉薦三試不第臨行囑
老僕云吾此行將改名書于通鑑第二葉上倘

報捷者至名字不同可開書篋檢視當一符合
耳後以鼎臣名來報桂軒疑之老僕乃白前語
發篋驗之果然先時莆田舉人趙某曾向九鯉
湖祈夢卜何年登第夢至一城入西關即儒學
有狀元牌坊上書顧鼎臣傍有人指示曰汝當
于此人榜下成進士覺而誌之每會試即詣禮
部查省直諸舉子姓名而不得至是年凡五舉
矣往查復如前意甚不懌及揭榜公名在八十
三其人亦中式遍訪公寓一見即賀必大魁天

下公咲曰海內英豪濟濟何及小生兄毋諛我
趙遂細述前夢且云夢時兄尚未鄉薦亦非今
名也而神已預示豈有弗驗之理又云綽楔上
公後尚有三人夢中俱了然在目及覺則忘之
矣公果廷對第一累官至大學士 世宗幸承
天命公居守攝朝政三月恩寵甚隆始知狀頭
乃天定非人也

桂軒幼習儒

遇貧者即周之不少靳鄰有少女

寅夜私奔投公堅拒不納明問其父若女許字
何宅父對為媒所誤受皮工子聘今未食不通
問者十餘年矣詢其居址云住湓瀆村公遂間
行至彼處見工父子聚首縫鞋公佯借坐詢其
子年若干云二十餘受室否對以幼聘半山橋
某人女因乏茶禮尚未成婚公曰我與爾親家
比鄰若婦已長遠宜迎娶工以無貲辭公許貸
銀若干備財禮歸見鄰人勸其許嫁遂得完娶
其他陰德類是類多因篤生文康公贈公官一

品上柱國孫潛御史孫夢圭方伯曾孫允元進士玄孫天峻探花其諸孫曾舉鄉科者二十餘人崑邑鼎族鮮為與儷人咸謂積德之報

蘇庠有尊經閣規制雄敞高侵雲漢每夜有神踞其上燈光燦爛歌吹喧闐有潛窺者徹僵仆欲斃相戒弗敢登韓襄毅公雍少年有膽氣醉中與同儕戲云吾能登此留宿諸人約爾果能然吾置酒相款否則罰如之公遂奮袂升閣諸人各散去時已昏黃公整襟蒞坐于左方

鼓初動忽見火光漸近聲勢赫奕奴婢數十人
各携茵褥酒饌陳設于中央華燠耀目少頃絳
衣少年携幼女至就座傳觴闕忽云安得有生
人氣令從者索之得公因請相見曰大貴人也
序賓主禮甚恭揖公南向坐舉金杯奉酒公飲
醕執杯不置聞鷄唱散去視杯猶在手袖之假
寐黎明諸友至怪無影響謂已斃矣及見公方
酣睡蹴之起詢其故公隱不言第索酒痛飲次
日城中喧傳富室吳氏夜祀神失一金杯疑家

奴所竊揭示訪求公懷杯至其家求見主人詢
失杯之由云有女病劇日晡徹昏暈不省人事
至曉稍蘇抵暮復然醫人束手據巫為祟所憑
昨禳謝求福不覺杯失公佯曰我善診視能為
若療之主延入內室令啓帳扶女起坐細視窵
然閣中所覩者公曰無妨但許我為室病當立
瘳主不得已諾之遂取筆大書女臂云韓雍之
妻袖出金杯為聘王大驚詰所從來公曰第受
之母多問女病果命後公到一品夫人

黼菴柴公諱竒弘治乙卯讀書于清真觀池亭
之東四月既望夜二鼓月色如晝公起步庭除
忽見五童子披鶴氅揮羽扇凌空而下翩翩為
迴波之舞歌曰駕而風兮策而霆乘白鶴兮入
蒼冥山青青兮海澄澄又歌曰月為璧兮珠為
星駕赤虬兮上玄冥水瀟瀟兮嶽亭亭舞竟一
童持倉玉管碧雲箋歷階而上置公書几請賡
其歌公歌曰天之仙地之仙攝萬靈空萬緣道
可道不可傳又曰道可道兮不可傳玄且嚙兮

天之仙天地飯兮日月懸歷萬劫兮遍大千歌
畢童子喜甚公心知為仙因長跏詢一生事童
曰遇水則興逢火則滅言既冉冉駕雲向東南
去公啓戶周視但見月光滿地殿閣若浮松影
橫窓萬籟俱寂此身非復在塵寰間矣後公登
第之年大浸瀰天累官至應天府尹致政家居
數載清真觀忽罹火災焚燬殆盡公遂于是年
化去詳見公遺藁中恐涉誕幻因托諸夢云
廣東舉人王某韓某同上春官江中遇盜衣裝

劫去罄空去住兩難計無所出相持慟哭欲赴
水死舟子聞之慰曰相公俱萬金之軀柰何一
旦輕弃倘慮途中乏用某當相應十金慎毋自
填溝壑二君收淚稱謝舟子因取金相贈送之
登陸詢其姓字曰我薛臨也後富貴毋相忘遂
別去二君至京俱下第次科相繼報捷追念舊
恩曰非薛臨吾輩葬江魚腹久矣得有今日乎
後韓官戶曹王出為節推臨別韓囑王訪薛踪
跡王將渡江遍詢至數日不得乃渡既抵岸復

于艤舟處詳索之亦絕無應者不得已之任然
每至一馬頭未嘗不再三博問冀一遇也後王
以欽取入南道巡視上江韓陞湖廣憲副至楚
中多方購問竟不能得王出巡鳳陽審錄囚犯
見有薛臨姓名心疑之明晨一老嫗持狀訴陷
盜問其故曰氏夫薛臨駕船為業曾于江邊載
數商付舟金不如數與之忿爭不意商皆盜也
至期口為捕盜者所執并逮吾夫盜挾前忿妄
指為同伴拷掠備至遂自誣服實非盜也望憐

而赦之王聞其言駭然知即前薛臨無疑矣問
曰爾夫于數年前曾載兩舉人上京至江中盜
劫其衣裝彼欲投水爾夫贈銀拯之汝猶記否
嫗曰此事誠有但音耗不通已二十餘年明公
何為問及王遽下堂扶之起曰吾即王某也自
登仕版訪問百端不獲一遇天幸相見于此迎
入公廨令妻子羅拜立出薛于獄親解桎梏易
以新衣薛驚愕不敢當王具道前事而泣薛亦
感泣因詢韓起居王曰彼與吾同登進士今作

湖廣副使常念爾不置當即作書報之試一往
何如薛至韓一見感動待之如王傾囊得千金
悉授之王所贈亦不下百鎰奉其夫婦若父母
然薛內不自安言于王曰某一舟工耳蒙公脫
我于死且恩禮周渥出自意外但鷗鷺成性不
狎公府欲出外自便王心不忍捨而重違其意
廼謀市地建室居之薛又不可曰某浮家泛宅
初無定居偶因載盜被禍久羈于此願買一小
舟復其故吾足矣王謀于韓各出百金造大舟

可容萬斛飾以丹青金碧輝耀具疏聞于朝賜
薛表裏白金名其舟為報恩船焉薛登舟意不
樂復市小舫繫于傍寢處其內王來訪乃登大
舟王去則不復居矣後王轉官邀與同往薛佯
許諾一夕解維揚帆去大舟中所置器物悉棄
不取王聞報驚歎令人追覓竟不知所適噫二
公之報德厚矣彼薛臨者亦知止知足者哉
揚州富室號羅十萬者父生二子長性愚朴次
多機智善居積父遂托厚資令貿易于外而長

子分文不及子亦安然弗介意長婦輒憤憤不平每訟言迺翁溺愛弗均父聞謂婦曰若視爾夫能握筭為商乎胡私議爾翁為婦曰予以資始可責其能否今毫無分柰何懸斷其弗能也父弗能難乃授以銀二千聽其所為婦擇紀綱奴二偕其夫同行且臚列應市貨物于一扎枚卜諸神咸無利獨白蠟則獲息甚厚遂決計盪往沿途訪貨蠟者弗可得直抵上江泊舟靜俟將旬許忽二巨艦蔽江而下詢其載皆白蠟也

每塊重百斤外兩舟將數萬計計數而酬其直
將更買舟易載商曰毋庸予留此無用盍盍予
百金併兩舟付若免更搬移羅許之遂操舟歸
舍猝弗售移置閑室中候至一季鮮問及者父
暨弟咸竊笑以為拙乃謀碎而零市之蠟破銀
露每塊皆藏元寶貳枚蓋富貴處盜故鎔蠟包
銀以防不測盜劫得蠟弗知中皆白物也計所
獲殆幾數萬富遂冠于一邑

郭武定侯花園亭池環匝垣墻高峻啓閉頗嚴

無敢擅窺者忽一日守舍奴見牆西北角似有
人踰蹟點檢器物俱無失心疑甚夜坐堂側聞
烏逮二更有童子越垣而入首挽雙髻身披鶴
氅手持大瓢徑至池邊挹水負于背仍踰牆去
目不忤視行不妄履飄飄似有仙風者次夕復
然守者往告侯不信抵暮親往潛窺與守者言
符乃密令健卒伏園外約聞掌號聲即起擒之
毋使逸去衆奉令惟謹獲童子來見詢取水之
故抵諱不吐實威以嚴刑始曰吾師在山鍊丹

領法旨來此取水相去五里斷限定時列置爐
爐為信稍遲必加番楚今被擒過期已久必無
生理矣因憐憫憐憫自來去候釋之仍使點奴尾
其後俾據所見曾親親在真關至一山半見一
山半見一草庵中置樂爐火微熾此有道人一
華陽巾服來表臨爐拜伏修飾一經一經一經
光鑑陸離東壁掛異書插香爐一爐香爐一爐
童子簡圖進水奠入教言一爐熾時首再一機劍
欲斬其首量秋野表一爐熾時首再一機劍
爐熾取劍投葫蘆

徑林續記

中漸縮而入惟餘靴在後衆遙見駭異再問具
白其狀侯意為神仙無疑翌日察天象躬詣伏
謁拜于壇下真人乃登壇禮畢乃起坐愈寒臆
而已侯問鍊何藥耶曰鍊真之藥此藥轉丹
也必水火既濟方得功完又問此藥求之甚
遠取于蒼圃曰鍊藥不用他水吾能取日月之
秀乃乳泉也是之取耳又問丹當何時成曰成
期尚遠語畢頗有愁色侯問期遠何居曰藥材
艱得水不易致且土爐構火文武難調必遷

歲月方有望也即成亦僅刀圭止可自濟未能
及物若得有力者借資大為脩鍊丹成之日不
惟返老還童即點鐵為金易易耳侯心動因謂
師既湏我池水何不移寓小園免遠汲之勞倘
用藥物亦當代備始不允強之陞乃許三日後
當來侯歸掃園亭盛供帳以俟及期果至問童
子安在云遣歸嵩山矣具賓主禮甚驩袖出一
柬授侯詳開藥品值幾百金侯如指悉市完更
問所湏曰湏白金鑄金小者三尺大者五尺愈

大愈佳得二十餘枚足矣侯出幣金募工鑄造
每釜約重五十斤大者倍之投藥釜中番覆煎
炒七日滿即令携釜歸內庫更用新者代之鍊
完又謂侯當鑄銀鼎三形類秦漢狀重鉅萬計
將前藥封固于內置火周其外至七七日火候
足則丹成而僊位可躋矣侯喜甚日與談道術
講內養同飲食卧起跬步不離將兩月許凌晨
出戶倏忽不見遍索園中無蹟而扃鎖不啓設
鼎封視之藥皆消化三鼎依然故物也開庫驗

釜數亦不缺召工細眎形質如初而精氣俱耗扣之作木聲重扣之則悉破裂如枯炭然侯大悔恨為奸人所給失銀將二十餘萬四散緝緝期必得迺已奸人窘逼改姓名為段朝用重賄內監李楹潛匿其家言已有點銀術願獻上位充國用時禱祀方輿日費不貲北邊兵餉急缺聖心焦勞無策楹乘間進言召試之得銀五萬上大喜賜以官號紫府宣惠高士支文官正五品俸後屢有進奉輒以高計蓋皆從武定家用

瘦銀法盜來者侯亦明知而事涉城社噤不敢
發後復因軍興令點檢元銅柰前銀已盡無以
應命竟坐欺罔弄弄夫武定以貪貪得而失財奸
徒以左道而坐辟其及他者第其劍術頗能惑
人廼有識者謂劍片劍劍胡盧中滿貯水銀燬
遇水銀即鎔化為一亦非奇術也但愚者為所
欺耳

吳中陸懋行舉鄉試後歸化縣令題開卷于位
極溥謹守心重之時與諸稅款酌每至夜開相

得甚驩師居平恒鬱鬱不樂令叩其故初諱無
他後堅詢之乃云家有室女為妖所憑然獨處
密室中無從得其踪蹟今女漸黃萎祈禱符禁
皆不効旦夕就木是以憂耳令咲曰若爾保為
汝除去毋自苦明晨令闔左右此中獵戶若爾
家可悉召來既至令曰今後得野獸悉以
送官當償爾值違令無罪後果有携狐兔之類
獻者令擇一物受之而頒厚賞自是聞風踵至
咸籍名于官又命工房市竹長丈許者百竿悉

用紅紗燈綴于首聽用令擇日召諸獵戶會畋
山中所得禽獸悉以獻于且命明晨各携鷹犬
到縣領賞次早令諸命師歸而遍閱獵戶得駿
犬百餘頭每一犬獻以一紗燈又令三人持兵
刃火炬金鼓翼之而行至郊外將里許下令曰
汝輩姑潜伏于此一更後可環遶師舍數匝勿
露踪影聞砲聲方舉火縱犬合圍而前毋得踈
漏衆聽令而去令至師家誅書封皮百餘道用
印鈴蓋將女室內外俱密封而與師當戶對酌

以候妖至黃昏後狂風暴起屋瓦刺刺有聲人
堅坐不動引白自如頃之間窓前劃然命燭諦
視則封皮已揭去矣因內復封固不能入第撼
窓稜作響令厲聲曰爾若有靈何不從戶入乎
言未已空中擲泥土遍几席衆懼甚令神色不
變曰吾正人非泥土所能嚇也相特久之時夜
將半令計衆圍已合乃命舉炮炮聲一震百炬
俱然照耀上下宛同白晝金鼓喧闐妖驚奔竄
為獵犬所齧斃仆于地舉而驗之一老牡狐也

其性遂絕女病尋愈

台州黃山石縣鎮名溪上商賈輻輳百貨咸聚近
鎮居民姓崔家頗饒裕其俗不畜奴僕凡耕稼
負擔悉躬親焉冬月入山刈薪肩負而歸時已
薄暮忽暴風驟發吹墜石下乃虎窟也仰望山
巔懸絕數十仞穴中有大虎一小虎二眈眈磨
牙崔自分必死向虎叩頭求哀虎若解其意者
不傷之明晨大虎越嶺而上其行甚駛頭負一
犬歸嚼哺其子而推餘肉飼崔餒甚強食之腥

稿不能下喉次日虎復捕野獸如前至第三日
虎先負一子去次又負一子去崔歎曰虎在高
可得餘肉延生今虎俱去而我獨留稿死無疑
矣正悲傷間虎復來崔泣拜曰山君能拯我命
當圖厚報虎伏地不動崔乃附其背騰躍登山
得樵徑委之于地崔向虎拜謝馳歸家人失崔
三日謂必落虎口招魂設位舉家服孝矣崔入
門衆猶疑為鬼物爭前詰問崔述其詳方共欣
慰崔自幸再生日閉門誦經不與外事將四月

餘鄰人從溪上歸傳鎮中穿置一虎將格殺之
崔聞心動急赴偵覘衆方環列聚觀虎見崔至
前搖尾睜目口作嗚嗚聲若識熟者崔諦視良
久果捩已虎也遂將前情細陳願備價取贖虎
主初不允崔曰虎實生我而我忍坐視其死是
禽獸不若矣哀請弗已主索價十金崔慨應之
昇虎至向捩已處開筭縱之虎回顧再三始去
不兩夕夜半崔聞扣門聲急起視之見虎人立
于庭後有僧仆地崔大呼曰我釋爾縛爾迺以

僧屍置舍前我罪何逃虎用爪搜僧腰間得一
布囊投諸地復負僧去發囊視之藏白金數十
兩越數日凌晨啓扉得一斃豕幾百斤似亦虎
所遺者嗣後遂絕夫虎性暴得人即噬而于崔
獨不加害反全其生後亦竟藉崔援得免于死
一施一受毫髮不爽則果報之說不待未來而
于見在不惟人道為然而畜類亦然矣

嘉定陸廷材家鉅富生一子不肖心知必破其
家乃鑄一鐵龜鎔金百兩實其首腹中則用銀

克之計千兩囑僕陸用曰爾為我守此我死子必敗待其困極汝多方試之若肯回心方可授與慎勿負托因鼻龜瘞用竹園中人無知者後父下世子果日與群小癡賭不數年家計罄然而陸用能自封殖頗饒裕子時往求食謹飼之且時稍給以銀錢試其所為子得銀入手隨即妄費用知未可也姑秘之時年七十餘矣恐孤主托時為子仁言如主所囑已者期必無負主命未幾用死子仍往來仁家事之益恭後子年

漸長知改前非仁設鷄黍召而與謀令貨殖營
生子謝乏本仁捐數金授之感謝而歸設肆貿
易資以糊口故態絕不復萌如此暮年仁察其
可矣乃乘間述其詳引至園中指視之鐵龜宛
然先以椎擊其首持去約明日令人來舁及往
則失龜所在矣疑仁匿之聞于官仁亦無以自
明但泣訴顛末而已官斷仁代賠乃傾產以償
官准盜財論發雲南衛克軍隸籍後無以自給
為人版築一日方運鋤發土鏗然有聲諦視之

則鐵龜在焉仁拊之大慟衆駭詰其故曰吾之
犯罪為此物也胡遠至于此因白主人轉聞于
官官嘉其義給牒發回原籍仍為富翁

予曾祖除菴公方四歲時午後于家園後池邊
閑游失足墮水人無覺者抵暮王夫人覓之弗
得集家僮遍索之至園中見所穿小紅靴一浮
水面上亟令善泅者入池撈抹負以登岸則手
足俱冷僅心上微溫耳王夫人持之慟旁有老
嫗勸曰毋過哀我有術能令更生乃扶兒起倒

負于背環池而走口中呼曰六舍六舍兒小字也左右皆竊笑王夫人計無所出第任之良久兒忽微聲喘目稍開遂甦厚賞老嫗人問爾何術乃爾嫗咲謝曰吾何術嚮見主母悲切故解之耳祖長登弘治壬子鄉科捐田伍百畝置義庄以贍族建義學教諸子姪後就選得養利州守因路遠不赴生問卿本涇公用方伯滿考贈公如其官王贈夫人今予與弟玄昭又俱叨科甲遺胤將及百丁後福綿衍若斯豈天折于水

阨者耶

崑邑北二保有掘龍浜每夜聞櫓聲人靜始出
往來數里間黎明即隱如此歷年村人飡聞之
黠者夜覘其蹟見一快船數人執棹皆衣黃光
彩耀目其去若飛竟莫得所抵止村民張姓者
其門濱水岸側有一石棺相傳數百年物漸米
漂浴者皆踞其上一日有蔣人婦因午炊瀝米
見棺傍微露金色發見之乃金船也製造極巧
凡蓬檣篙櫓莫不畢具兩傍列數金人潛置飯

羅中携歸析而藏之村中從此絕響其家遂患
病數口相繼死止存一子為人傭工或叩之云
餘物皆不見止因禱祈之用其母持一金船頭
授夫典銀耳噫無故之獲信有禍哉

隆慶己巳吳郡大水淫潦晝夜不止田禾滄沒
大半一日陰雲四合雷電震擊風沙蔽天白晝
晦冥陽山居民見電光中一黃龍蜿蜒天矯長
百餘丈其首旁立一神人金盔金甲手執金槌
狀極魁梧雄偉若刹中所塑金剛像識者云此

降龍神也合村聚觀良久方沒予叔文梧讀書
治平山親見村民言之甚詳

胥門外跨塘橋居民蔡叟家頗饒裕偶送喪舟
至閭門下塘見隔河一溺器浮水面命舟子取
來色類處州青且甚潔淨遂持歸明晨家中忽
有怪釜中炊飯皆變穢物時或空釜箱盛衣飾
封鎖宛然開視已失索之乃在他所如此類不
可殫述舉家惶駭詣卜者占之云家有器物為
祟叟言家中什物皆舊所有者未常為怪或新

得溺器乎再占之云是矣急送出庶免禍遂備
牲醴致祭仍載以舟送至舊處而歸方及門則
溺器已先在岸邊矣凡送三次竟復如初叟愁
懣不知所為傳播遠近觀者如堵有少年謂叟
曰此瓦礫耳何不撲碎之怪何能為因舉而投
于地應手破裂衆諦觀之惟瓦片耳方共喧笑
忽內一女子方八九歲驚呼云適見一老翁長
三二尺白鬚髮戴方巾服褐色衣踉蹌入內室
去矣衆逐之迄無所見家中為怪滋甚迄一季

方少息堂兄靜山設館于新谷內親見其事

新塘橋潘匠女年十二緝麻燈下至夜分忽聞
母鷄聲谷谷然自室東至西旋繞不已若一母
引十數雛者意家鷄未嘗收籠或為狸狸所竊
因呼母起挑燈視之則家鷄固自若也少頃復
鳴徐察其聲出自地中懼為鬼物滅燈而寢明
夕復然由是無夜不爾因詢諸鄰或云此藏神
已其天竈聲拙之無所得後錄白書亦鳴者

潘家已得金母雞矣實無有也後聞此雞乃鄰家陳婦薄暮往園中摘茄偶見雞大小一群撮米撒而呼之皆伏地若死狀怪視之皆金也遂持歸因致富饒俗傳藏神變化不測遇米則止不動此其徵乎潘女後為予家乳媪時述其狀崑岸友陸應龍妻王氏少美貌為怪所憑其交媾與生人無異且柔媚善迎合王意所欲得方舉念怪已豫知毋論飲饌肴核隨取隨具即遐方珍果若荔枝福橘蘋果之類遠在千里外者

亦瞬息至前皆連枝葉若初摘者王因是暱之
甚陸意不平夜強卧于床輒為怪提去置他室
昏眩若迷百計弗能拒乃授婦計令索衣則彩
繒至索首飾則金寶至未幾旋失去復令索銀
初則小錠繼而元寶纍纍無算陸入手即用市
田宅遂稱富室外人亦多知者陸心內媿聞張
真人朝京道出金閭具狀投訴真人書一符封
固若公文狀令焚于城隍廟中怪當自絕陸未
抵舍怪已先覺告婦曰吾為爾夫所訟日下當

遠去不能復歡好矣因絮泣婦亦傷感陸持符
歸至廟儀門竊開視之方焚于爐中怪忽至
室云吾被拘至二門見神必無倖免理幸爾夫
痴私啓文書我得脫歸我為爾營家至萬金柰
何以此相報今須取爾同去不復留矣婦遂病
怪異百出篋中衣服俱失去封鎖不動索之在
灰積中錫于盃銅盆忽藏瓮內其口甚隘不知何
從而入頃復飛出群鼠書聚作鷄鳴犬人立而
嗥釜中大聲若雷吼種種不可勝述數月後婦

竟嘔血死諸怪亦息陸時往來予家人微扣之獨諱得銀事若前果品諸異則其口譚者

吳郡五顯祠在上方山巔有流雲亭面太湖澄波萬頃靈石天平諸峯環拱左右形勝奇絕香火之盛甲于諸刹毋論陰晴雨雪而簫鼓喧闐牲醴稠疊踵相接也神時著靈響禱福立應漁人每夜望見燈火滿山繹絡弗絕廟祝亦時聞車馬雜沓庭中列炬如白晝迨曉方息治平寺僧雲岫與師徒輩赴施主家脩齋三更返棹忽

見巨艦從東來呼聲振地火光接天冠裳列坐
紅粉環繞歌兒舞女各呈其技操舟者服飾詭
異狀貌猙獰舉棹若飛轉盼旋失雲岫驚愕問
師曰此何舟也師閉目搖手弗答歸寺復誦之
則曰五顯宴歸也其靈現若此然過鎮江則寂
若矣

南京生員蔣琦婦懷孕數月不動日就黃萎姑
懼召薦媼診視駭然曰非胎也怪物耳急治可
生稍遲無採矣且要重贈方為療理許酬數金

飲以藥二劑服後覺腹中痛如割薦。媪用手探之。初產一物類鵝卵狀大如五升斗。次漸小。至若鵠彈。凡二十餘枚。媪曰：已盡可無患矣。飛家人持至空地用火煨過。慎勿剖視。夫欲知為何物。私剖其大者。殼方破。一蛇躍出。持杖擊之。則已無及。媪曰：不信吾言。今若何。乃不敢剖其餘。蛇竄入堂後空舍中。人靜則至產室沿床而上。若尋其母者。母驚呼。人擊之。則遁去。少頃復來。擊之。不得覓之。復藏。乃縱火焚舍。蛇始斃。媪

云此暑月毒蛇遺精于地婦就地小便感而致
然若更二三月蛇穿腹而出必致喪命夫遂棄
其妻不復同寢處南京蓐姬極善診視凡產男
女必先知之產婦有疾亦不必別求醫云

中書王世業僑居崑山楊家莊奴名汪蘭隨主
入城令其先回道出西關時已薄暮忽遇少女
姿容俊媼遍體衣白手持一盒屢流目盼汪汪
婉言挑之亦不峻拒行半里許情款遂浹入古
莫由押焉問其姓字云近村女也往母家道此

開盒取銀二錠授蘭且約後期鄭重而別行至
新塘橋將過見一老人立岸邊云後生何適此
處有白蛇精迷人久矣慎勿往也因駭然汗出
視向所貽銀乃紙錠也驚投諸水亟返步覺身
體暈眩神思憤亂強行至廟涇橋已不成步矣
困坐地上見小舟西來喚之云我欲往楊家田
去因疾發幸一載我當厚酬汝舟子扶之下船
漫不知人口發謔語抵家但云還我銀來皆絕
次家人莫知其由環侍涕泣祈禱醫藥俱不

刻至半月少蘇始識人乃知所遇少婦即白蛇
精老人殆土地也非老人言必死矣幸而免耳
此汪蘭自述者

北二保有土地廟地原一畝廟高僅三尺村民
易之日墾削以擴已田所存者止廟基耳且廟
在田下首每遇澆灌則污穢滿廟民習為固然
不懼也萬曆四年夏忽風雨大作雷火下擊田
禾盡燎其所侵地周遭以柳插之若人所植界
樹然仍復其故址居民驚懼因共新其廟孰謂

神明可襲乎

華亭縣丞宋新鮮銀北上事完存元寶二錠裹以布襖用手巾細縛置卧榻枕下一夕酣飲睡熟黎明銀已失去周視四隅有穴從主人室中來訴于兵馬司提主人刑鞠遂誣服及追真贓則無有杖比甚急其妻號泣訴于衆曰吾夫實不竊銀而冤枉難辨請君有能訪獲此盜者願將居房充賞因出房券示衆值叁拾金衆莫應者獨一老番手錢姓云此盜最巧猝不易獲

細加查訪或可冀萬一耳因詢宋丞爾銀若干用何包裹丞詳告之且云褲帶旁有圖書印記各散去數日後錢至婦家云稍有頭緒矣向宋丞索賞許以十兩咲曰爾銀久化為烏有非我何繇復得必用半相酬方為効力不獲已亦倣主人數許之錢令婦覓老嫗四五人須精悍可用者錢逐一自擇數足屏人密語云爾等今從東鄰搜起俱泛泛畧視即出至第六家必須直入內室亦不用細檢囊篋但逢其少女即抱定

大呼云賊在此共扶掖而出吾輩自來接應則
事濟矣衆婦悉如教至第六家其人業傾銀素
暴橫里中見諸婦至手持擗柴攔阻不許入諸
婦遜謝云公長者諒不為盜盜自有在弟吾輩
次第尋覓至此而公不容進則下首難復索矣
幸稍通融吾輩暫入即出無妨也銀匠勉許之
憤憤見辭色婦遂旅進至庭見女立廡下直前
擒之群噪擁出銀匠失色不覺手中柴墜地諸
番解女到司兵馬曰幼女安能為盜錢老云女

非盜也身有盜贓令老婦禡其衷衣示宋丞即
裹銀褲也印記宛然猶在又令脫女裹脚驗之
則裂手巾所製者因擒女父至不訊而服押往
起贓藏于廚房水缸下發地尺許盡得原物給
主置盜于法釋主者錢老索謝如數而去夫盜
之穿窬移禍店主所得巾褲密衣其女巧矣迺
老番洞察隱微毫末不爽則尤巧之巧者也或
謂女有外遇故露其蹟然服飾至曖昧而竟能
縷析若斯真察見淵魚者哉

朱王峯曾祖秘書郎諱應得將建墓于蘇陽抱
山掘地得石碑乃鬱林太守陸公神道公諱績
載廉石泛海歸者碑旁有六小字云石碑斷人
來換公知其高賢且有先兆遂易以新碑封閉
毫無動損去之三丈許始定穴焉其夜夢神絳
衣大冠執笏拜謝曰宅舍賴公得全真澤及枯
骨已具訴上帝願生為公孫以報德夢覺祕之
後子孫在元朝多位卿貳迨我明科第不絕至
恭靖公狀元及第子孫振振未艾信乎冥冥之

中果有昭報彼損人風水圖自利者亦可鑒矣
有巨盜事露繫郡獄獄卒因一面之識鬆其縛
肘贖餉以酒肉盜感其德謂卒我有銀數錠藏
維亭村後竹園中上蓋以破白底可往取之少
酬爾恩卒往細覓不得徘徊四顧有老者見卒
咲云汝覓何物三日前猪母發地得銀鄰人競
搶分去矣悵然空返盜復告卒千墩吳家橋我
將元寶二錠用繩繫縛于北塊左柱下湏沒水
索之方可得卒乃倩善泅者操舟而往泊于橋

鮮佯墜錫器于河令泗人採取久之持錫器出而銀無有復令再入細尋岸上人見而怪之曰爾尋元寶耶頃有婦人于此浣衣失手沉水歸告夫持挽蒿來撈衣無獲而得大錠二枚于水底豈更有存者而爾覓之耶卒歸語盜故待之有加歲將暮盜告卒曰我半生行劫積金銀首飾酒器一竹簍埋于茜淫蕭家魚池大柳樹下土窟中今願以相贈但池水深廣防守頗嚴恐非爾力所及當密告其主得稍分其半可也卒

大喜過望及詣其處則池水盡涸柳樹依然窺
土窟中空洞無一物迺往鄰家借宿細訪之云
蕭氏近竭池捕魚于樹根得一篋中滿貯黃白
器飾豈天將益其富乎卒噤弗敢言狀而回因
聞亦嘆曰吾賢蓋是更無復餘矣沉思良久忽
云昔年販米至嘉定主人蔡某付現銀若干欠
銀六兩約後來找足因緣事未果往試作數字
索之其人素忠誠當必應付無虛也卒持柬見
蔡發封讀過滿口應承畧無難色約明晨交銀

而留卒夜飲各沉醉歸寢二更後廚房失火比
屋延燒蔡醉卧樓上不能起併妻俱付燼中廬
舍日蕩盡卒夢中驚覺斬以身免毫無所獲夫盜
知報德至于再四而卒竟不沾錙銖之惠豈無
故之得造物所禁而大恩不報雖有心而莫伸
乎諺云一錢尺布得之有數信哉

孫曙峯諱文鵬業授經曾館于邑東金鷄河黃
家前村李氏亦延陳生為師相去僅里許叙後
常互往來閑叙良久方散陳館後有柴積庫用

已盡令奴掃除忽見白蛇長尺餘奴用箒奮擊
蛇竄入館內潛床下奴隨入覘之已長丈許大
如椽驚甚呼師共視蛇聞聲躍出頭帶雙角兩
目燁燁有光遍身鱗甲至中庭天裊騰空蓋一
白龍也風雷四布大雨如注龍在半天似怒人
擊之者旋繞良久不去李有樓五楹頗壯麗時
為龍攝起去地丈餘旋復置故處如是再三主
人驚怖冒雨泣拜哀告龍乃徐徐縮入雲中及
未末復見天日周視樓房不移尺寸四圍磚墻

亦無裂縫時孫在館中但見前村雷雨交作白晝晦冥明午往訪陳為述其詳乃知龍果變化不測且不因暴怒而毀其室則其神靈信非介類可班者矣

誠慤守分奉母盡孝養訓蒙糊口館臨官河大柳數株蔭其前忽畫舫從西來泊柳陰下時當初夏天道乍熱舟門半啓一班白老人登岸徑入書館為叙賓主禮延坐聚談良久問上事何親自受室否云家貧未娶與

老母相依而已抵暮別去明晨老者復至云
觀君篤篤實人也吾有少素所鍾愛今老矣恐
不能長聚首又不忍嫁本處人沿途尋訪思澤
嘉配用托終身今幸值君而未有室殆天假良
緣倘能見諾則絃亦不薄可資以奉老親母
庸舌辯為也 遜謝弗敢當退而謀諸母母曰
汝年已長無貲娶婦今幸有此機會豈可固辭
第吾欲觀其女何若始決可否耳 遂往報謁

見道母意老者慨允迎母至舟中命出拜年

少端在遂面訂盟約聘財無所索令擇日迎娶
凡結姻諸費老者悉捐貲備辦毫不累 合卺
禮異舉箱籠器物送至 所老者竟不道姓名
飄然舉棹而去試詢之婦亦堅不肯言若受
囑而秘之者發其藏得首飾銀兩頗多遂廣
田宅擬素封焉後婦生三子

諸孫

昔人所稱有緣千

且能相會非虛語也

蘇有甚憚陰惡萬以憲訪造戍遼東三萬得行
望中途用厚賄賂解子令釋已而用僕代解子
昏于重利且不慮計賣已也遂復之既而後
僕詰解子曰明晨投社而解子乎子雖三
子錯愕不能置對僕曰君曾放正身及
代以我官許詔謂官明正而罪若不能應重免致
校者謂子計無所出遂置其主於死地文畢
僕憐其死竟而補到蘇給其妻子許其病死解子既
言其恨為其計所陷悔之無及也夜痛哭鄰居

老軍聞而憐之詢其故具以實告慰之曰徒自
苦何益不若徐圖歸計可耳遼東在山海關外
凡出入必照引無俸漏者解子因市酒肉餉老
軍求計老軍曰予初至此思歸較爾尤切柰無
門路緝訪多年始知有間道渡海從登萊可達
淮揚第程途險阻且多虎狼汝果欲回當以數
金授予代為治裝始可啓行解子如教數日後
老軍手持一圖細畫路徑挨程各填註至末名
羊皮渡從此泛海則入山東境可尋路歸家更

授以長鎗利刃各一用禦猛獸布搭膊二條長
丈許夜無宿店逢大樹緣而上用布周縛其身
而卧夾衣一中遍置薄麵餅若絮然而用線聯
縫途中無從覓飯則取餅充饑再三叮嚀而別
解子依圖而往過三四程杳無人煙衰草連天
南北不辨但瞻日影向東前進饑則嚼餅渴則
飲泉夜擇樹而宿一夕逢虎見樹有人影躍起
搏之僅及其履如此再三力疲始去驚怖幾墮
幸布袋纏腰得免又遇脩蛇張口向之拔刀斫

其頸蛇墜地死又有樹臨大潭夜半忽聞呼嘯
聲群聚至潭中飲水殆千百計皆野猴也其他
所遇怪鳥異獸悉生平所未覩者蓋濱死屢矣
行將月餘望見一草庵急投之中有老尼閉目
趺坐見解子詢所自來細述其由因留之宿問
羊皮渡去此遠近曰將百里許有土民三家前
兩家俱好殺慎毋投足第三家頗積善供佛若
以情求當必獲濟身畔財物須傾囊予之若留
錙銖徒賈禍耳因授一淨瓶曰此亦彼所施者

持此達吾言必不害汝次日方到憶老尼戒不
敢輕入至第三家窺其戶堂中果有佛龕方揚
聲而主者出解子泣拜請命因出淨瓶致尼意
主人欣然納之為設麵飯濁酒解子再三哀告
且出腰間銀為獻主受弗辭及就寢遍搜其衣
囊中見無餘藏廼曰誠實人也吾當挾爾還鄉
凌晨從室後牽二胡羊至大如牛犢宰之仍密
縫其傷痕于羊足開小竅吹氣貫其四肢務令
充滿仍將繩網定不使洩漏復稱石各重二斤

縛于四蹄置羊于水面而主跨其上手持小木
槳用繩三丈許一頭繫已腰垂其餘令解子繫
于曾乘羊在後穩若據鞍亦授一槳命視前槳
樺動左右疾徐一如其式辰而發申而抵南岸
雖出沒風濤間殊不覺險主人扶掖登陸指示
曰前去三里有人家吾急欲返舍不能送若柰
何登羊舉槳其去如駛解子遵所指忙奔得小
徑抵村舍日晡矣問其地曰此登州萊陽縣界
也競詰所從來解子詐曰浮海舟破幸善遇得

逃生至此時囊無一錢沿路求乞半年始抵
諸舊鄰詢問則妻已改嫁子亦飄流往投
謂為鬼物初拒弗納因泣訴頭末遂同詣黃家
黃出逐僕驚曰兄何狼狽乃爾告以故
欲聞官黃懼引入內室謝曰兄宥我
此固僕險惡而實我罪也若煩官我
亦何利願奉數十金為壽彼此兩全其
勸解不得已受金而歸續其妻復聚子聞父信
亦還然間關數千里出萬死得一生實由一念

貪得所召也倘不遇老軍與尼不老死窮邊則橫受屠戮矣利令智昏財能殺身可不戒耶

嘉靖三十年間東門外夾潮塘忽有虎灰色大若牛犢人共逐之至古墓遇大樹遂踞其上一人從下以鎗擊之墮地適幼童當其前吐舌一餌臂肉遂去半數幸救得免後追至草舍內坐床上衆共登屋截穴用刃刺其背洞胸而死屍就地平坦素無猛獸或云自常熟山來或曰山中

有虎頭沙登陸則化為虎理或有之

魚揚鬣者鼓鬣乘潮上
下聲若牛吼夾岸觀者有目千餘人或以為海鯀
或以為龍終莫覩其狀後蕩入一小港鄉民早
入城貿易月影中見一白物卧灘上甚長大不
知為魚也制挈圖担擊其首魚大吼躍入水民驚
走魚遂斃居民舟載獻諸官長一丈餘首類狗
又似鹿遍體細鱗白如銀其牝與婦人無異剖
之中孕一小魚克類其母迄不知何名云
庠生潘士元有學行通州羅月溪携子姪三犬

來就學寓南門吳家夏初羅返舍潘亦夜歸三
子就燈讀書至夜分一假寐儿上一對壁背所
讀書一出戶小解對壁者旋聞戶開覺一人就
几傍立頃之又聞裂紙聲復冉冉趨至卧房而
隱以為弟也殊不介意頃之弟入復啓門兄疑
問云向啓門者吾以為汝也何倏不見乎弟云
未也因就几視所讀書已摘去一葉矣因詢其
兄云適汝自摘去胡問為弟云我未曾入何為
摘書相視駭愕取火燭之書葉在床邊書上理

成小團矣三子知為鬼物遂就寢寢後其童聞
堂中有足音及慨歎聲驚甚呼伴執火逐之
戶而卧頃之復若有人撼其戶者又大呼乃絕
明晨詢諸居人云此處素多怪蓋舊墓地也羅
懼遂遷居于予山園中

士元家人孫惠與郡城人爭毆致死弟恩以人
命聞官其家情慌托人求和許賂卅金恩諾之
邀飲于娼家定議授銀訖更闌不可歸矣遂與
娼同寢覺床前有人行聲恩恐為所紿墮計中

問娼曰爾室中安得有人曰無有頃之又來牽
其被起逐之時已無火遍室摸索不可得因復
寢而舉足置帳外伺之似復有碍其足者思云
向止作聲今有形矣不然何物碍吾足娼亦驚
起云吾家新移來此不知其故因共喧嚷鄰
有老嫗聞之云爾輩第安寢此不為害因呼鬼
名囑之曰彼新遷來汝勿驚之遂不聞聲嚮明
晨叩其故嫗云此鄰人王某死後其魂不散常
夜出為祟而不傷人吾輩習熟已不畏之矣前

二事俱潘所述

王

諱

太常卿

長子善積聚富甲

于崑因與一仕宦妻私通為御史訪拿下獄仇家蜂起攻之禍且不測先是花園內用石條長五尺許支其籬忽自轉身者三離其故處三三尺頃又三轉而復其舊所又廷堇嘗坐于堂一鴉自外飛入墮地而死視之乃無頭者又緣事日供城隍神像于家有鴉飛集神帽而啼其怪如此而迄倖免

予妻父朱仰峯因買新宅大興營造時方臘月
市醃魚飼匠婢臘梅持魚置地妻母自臨視之
忽見一魚其腹微微蠢動心惡之佯為不見婢
移魚置木柴上復動因驚呼曰醃魚乃復活乎
妻母叱曰汝勿妄言其魚遂揚鬢鼓鬣若將騰
躍者呼衆共視則不復然矣或謂魚方新醃故
尚有微命審視則魚腹已腐問賣魚者亦云此
魚販來已久非新醃也予聞往索視之魚長僅
五寸許殊不足為怪時方有訟事舉家憂惶後

雖稍費而亦無大害

盧小洲名道充居尚書里東宅傍暮素有怪盧不信一夕被酒歸聞庭中鬼嘯若有形可覩盧往逐之鬼殊不讓因相搏大呼室中人持火炬出視形雖隱猶有聲隨聲擊之東則往西西又復東如此數次不已適同層高向怡泉自縣歸見盧喧嚷詢知其故高亦酒醉持杖共擊之追至田中而沒後遂無鬼又盧偶在予舍飲酒將入更醉矣命燈送之辭而獨行墜尚書里背後忽

有人衣青衣暗中不辨其貌手持繩長五六尺
來縛盧盧疑為盜奮臂毆之奪其繩係腰間且
罵且行其人尾而牽其繩逐之去而復來偶有
持燈者至怪遂隱因送盧至家解視之真繩也
因患病數日而愈

常熟

諱 為湖州府推官攝縣篆有村

民訟分藏物不平者 鞠之云始與數人共鋤
地得錫磔三隻易酒而飲明日復往又得酒罌
數事審視銀也遂共發取各分若干而掩之其

窖初莫窮其際孫聞心動親往按視發得金銀器皿無算其中有製造極精巧者遂私之
以置庫然愈發愈多因聞于上官審其所藏乃賈似道物也歸家亦不甚諱與相知飲必出酒器二三事見者咸羨其精工云
隆慶丁卯六月雷震東城楊樹其聲轟烈予家近城聞之亦驚倒令人視樹成齏粉矣城上邏卒云夜間往往見黃犬出其下必樹精也遇雷而滅不致貽害于人

族伯祖安夫饒于財積銀一甕手埋于書館地
下期年發用止鬆泥一道而已心甚驚惶隨泥
發之將三尺許銀卒不見適次子從窓前過呼
之告以故意必為人所竊子乃代父發土直至
檻邊方得其甕啓視一無所失取銀二錠授其
子後遂不復地藏

嘉靖四十年崑邑大水丘隴俱沒陸地行舟民
不聊生村民趙芳有子十餘歲鬻于王春元家
一日父來乞其子歸 未許之至家隨群兒摸

魚至古墓中探穴得銀二甕兒素慧默不洩
告其父往取之遂致饒裕倍價贖子歸宗

嘉靖中青浦縣新建村童王增隻身無依佃大
戶地一畝栽青秧地旁築土室僅可容膝至秋
青秧將熟掘池置之不數尺忽得石板發視滿
中置白金童盡取藏卧薦下用亂草覆其上人
無知者童駭且貧漸露踪蹟人始就其室物色
之而毫無箱籠莫測其實後復用銀娶婦成婚
後數夕惡少數人群往竊窺見童坐草鋪上妻

立燈下問曰人言爾得藏然歟童曰然爾欲觀
否妻曰欲之遂立起輟席去草遍地皆銀爛然
奪目諸少從壁隙窺見遽生惡念歸持刀杖破
扉而入童見諸少素相識認因曰某官何事乃
爾諸少恐事露遂擊殺之併斃其婦席卷所有
而去地方聞于官嚴限緝捕而諸少方分所得
乘肥衣鮮群聚飲博日廢百千緝者疑之試一
拷問咸服其辜俱斃杖下官追出贓銀皆類馬
蹄上有一眼可穿索蓋漢時物也吾邑張龍山

乃青浦岸生親見其事

驚鄰有婦年少喪夫止一婢同處守志甚堅絕
無瑕玷但好酒每午後即酣飲沉醉而卧婢伺
其寢即出街坊遊嬉比隣賣酒者詰曰爾主母
甚嚴何得在此閑走婢云此時在醉鄉矣何暇
問我其人誌之潛窺婢出經入其家登樓見婦
方醉卧遂亂之婦醒覺已無及矣深自悔恨乃
厲斧藏諸寢明夕令婢約之來斫酒痛飲至夜
分其人潦倒僵卧因持斧殺之而碎其屍藏大

雍中埋空室內酒家失人四散尋訪寂無音耗
毫不疑為婦所謀也三年後婢納婿談間偶洩
其事夫遂持此脅婦欲淫之而取其財夫從更
詈之夫首于官發其室得屍置婦于辟

嚴世蕃竊柄諸貪淫不法狀詳載于祖紀中弟
其資性強記善揣主意精神壯健能任繁劇則
若天縱之而俾逞其兇者故老猶能道之聊附
記于左 世宗好觀經史每至夜分或有未解
者親硃書于片紙令內豎持示內閣立等回話

一夕旨至嵩與徐階等皆不曉其義惶悚無措
嵩曰無過慮即密寫前上旨令從門隙傳出飛馬
問蕃蕃曰是在某書第幾卷第幾葉上其解云
何即飛迤回報檢書視之果然如其解復命

上悅夫史冊浩汗即諸學士猶未能悉記蕃以
陰子廼能嚮應若斯非明敏博覽而胡能爾且
于我朝令甲典故尤極熟諳凡各部院有疑難
事請教于嵩嵩弗能臆斷試以問蕃即援昔日証
今合于律例凡所處分人皆帖服又 世宗夜

傳旨問其事應若何發落調旨頗難嵩會徐呂
二老于直房細議各令書一揭帖云當何如反
覆叅酌終覺未妥不敢遽騰真時漏下四鼓矣
嵩曰姑徐徐當呼小兒來共評定庶不忤上意
傳命者始出而內豎索報踵至云上位立待且
嫌遲滯有怒容嵩猶預不發二公曰茲事裁度
再三似亦妥當即賢郎有高見恐不能更越此
矧上命嚴迫難以因循嵩弗得已迺錄上聞須
臾蕃至示以前擬蕃搖首曰未妥未妥頃間內

降將揭帖用硃筆塗抹令再擬來者蕃因出已
意調旨以進 上果依擬二公乃服蓋蕃善揣
聖心喜怒陽施陰設罔弗中窾凡得賄而欲升
擢者則覆本類置于 上所喜中脩隙而擠諸
貶逐者其本置于 上所惡中甚而誅戮忠良
亦用此術激怒 聖上無倖脫者以此嵩勢薰
灼滔天舉朝咸意 聖明寵眷過隆敢爾肆行
而弗知蕃潛轉移其間即 世廟英明入其籠
絡而弗覺也若其交結內侍密探消息養養臺

省鉗其口舌特粗迹而已真萬古奸雄之魁也
哉世蕃公事私交冗如蝟集飲宴御女日不暇
給然雖沉醉酣寢中或父以緊要事見詢呼之
弗應則用金盆滿貯滾湯浸手輓于中乘熱提
輓圍其首三匝稍冷更易則醒然無復酒態舉
筆裁答處置周悉出人意料故父亦憎服凡有
施行俱不敢違養成其惡卒至誅夷豈非天耶
世蕃納賄嵩未詳知始置笥篋既付庫藏悉皆
充物蕃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圍及底砌

以紋石運銀實其中二三晝夜始滿外存者猶無
筭將覆土忽曰此水之流也亦嘗令一見因
遣奴邀嵩至堂中見其水自嵩見延筭頗廣已
自愕然復詢深若干石以一文對嵩掩耳返
走口中囁嚅言曰此水之流也亦嘗令一見因
嵩亦自知不免矣此水之流也亦嘗令一見因
以十巨艘猶弗勝後復遣人入官

世蕃于分宜藏銀其法亦如式而深廣倍之復
積土高丈許遍布於湖石壘疊成山空

處盡栽花木毫無餘隙可乘不帝萬萬而已其
心腹羅龍文富亦敵國一日聞居閣者報有宦
僕投書呼之入兩人俱大帽緇衣若承差狀叩
頭畢跪塔下不起詢所自來云有密語相聞乞
屏左右令登堂問故袖出一書書通家侍生王
端明頓首拜羅沈思書其意問爾主安在云
在門外舟中欲躬造拜憐心語而避嫌弗敢至
敬候候于彼屈尊一降重宣面陳莫白羅初有
難色奈來人哀請再三不得已許之令從潛往

覘其蹟歸報云有大座船泊河下侍從整肅官吏列伺若兩院按臨狀羅乃具服往拜主出迎衣麒麟服繫花金帶狀貌魁梧禮度閒雅坐定茶畢羅曰蒙公見招必有所諭荅曰王某奉主命奉屈有事相浼舟現泊郊外去此僅三里晤後當自明耳即命解維舉神羅業已至彼不能脫身強坐談笑行一舍許寂無所覩羅心竊疑更詰舟所對云不遠復將十餘里抵湖邊遙望見一舟指曰此是矣及至則旌旗蔽日于戟森

列金鼓大振號炮轟天王揖羅過船羅欲辭而
度勢不可已強從之登巖綺筵肆設優伶環侍
王舉酒屬客器皆金玉珍饌盈前多目未覩者
舟傍列八槳衆旆舉棹其去若駛漸入大江浩
渺無際羅驚悸坐席安席細扣其主何職住何
地所言何事答云無勞多問至則自知行良久
有快船來迎俱戎裝佩劍呼聲動地不久復有
至者計十餘艘共翼大舟進發薄暮抵岸執炬
提爐列仗張蓋百衆前導邀羅登輿王隨其後

山路險仄行復數里忽有飛騎口稱王旨云暮
夜相見恐不成禮令王將軍速客宿別館明晨
奉請語畢馳去羅至館中供帳甚盛王鄭重而
別羅愈加疑猜竟夕弗寤黎明王來語羅曰吾
主雄據一隅不臣中華公相見宜稍謙抑毋抗
禮而觸其怒羅唯唯及至觀宮闕巍峩儀從森
嚴宛若王者氣象少頃闐鍾鼓齊鳴報王升殿
將軍先進報命復傳宣羅入夾陛列甲士露刃
操戈環侍左右遙見殿上絳衣大冠者南向坐

羅不得已行四拜禮王令左右扶掖升殿賜坐
曰勞卿遠臨荒陋無以致敬柰何羅遜謝復微
問中朝事羅權宜置對頃之左右報別殿宴完
王携羅就坐儀禮嚴肅歡飲抵暮送歸原館羅
私詢侍者王何姓曰姓劉迎予者何官曰大將
軍如中國總兵又問他事悉謝弗知天曉羅往
謝別王促膝相對羅請問何事見招王曰某居
此窮塚糧餉缺乏聞嚴相公蓄積至富托公作
保借銀百萬散給軍士後當如數奉酬決不相

負幸勿推托羅曰嚴銀固多公所須僅百一耳
何敢峻拒第其銀悉藏地窖中餘存併在典者
止三十餘萬數不滿百且一時又不能猝聚柰
何若欲遂尊意必發其藏可也王詰銀藏何所
羅具對如前狀又問發之何術羅曰用夫數百
人掘樹運石挑土去椿則銀見矣第恐工程浩
大時日稽延未免驚動有司巡捕官兵或相抗
衡未能萬全耳公請籌畫之若其可行僕歸告嚴
公敢少恡耶王聞僂首沉吟曰公姑返舍當更

有處仍令快船送羅至湖口而別另覓舟返舍
家人驚喜詢狀相對吐舌此亦一大盜也賴羅
口辨得倖免耳後朝廷有旨命撫按抄沒嵩產
然皆藉其目前現在者進內而山下所藏竟不
及發事平後其孫曾因年遠人無知覺竊啓分
用迄今尚為富室甲于分宜云

吳地素無狐嘉靖丁巳民間訛傳有狐祟黃昏
後即出人遭之者如夢魘狀或據其背或扼其
吭憤懣不能發聲甚則齒損面目爪破肌膚但

不至傷命有先覺者持兵杖逐之則轉入鄰舍
互相驚恐徹夜不寐咸擊鑼鼓傳柳鈴以為備
予鄰季昇夫婦方夜膳畢婦向厨房洗滌忽見
一怪物大若猫黑色兩目眈眈從梁而下婦大
驚呼季持棍來索隱于床邊時比鄰俱未寢聞
有警言競來援舉火細覓怪漸縮而小如鼠繞屋
奔走無隙得出值竈塘中有醋瓶未蓋怪遂竄
入其中衆取塞掩之置湯中煮之數沸啓視僅
得故紙一團鐵線一根而已他處有獲者云其

形亦相類而各粘鳥獸毛少許于背乃知邪術
害民非真狐也或云為此術者乃江西人素習
左道假算命為名始寓蘇城人有覺者遂轉至
松江寓酒樓上間三五日携鷄酒魚肉令主人
烹之焚香明燭詭云祀神必候人靜然後行事
主人疑為耳報樟柳神之類不以介意後鄰人
于墻隙窺之見其人開衣包中取紙剪禽獸無
數布樓板上披髮持刀步罡誦呪畢以水噴之
諸物蠢動悉從樓窓飛去薨薨有聲不一時則

左右鄰近皆喧嚷相聞矣其人危坐而俟將五鼓復步罡誦呪諸物仍飛回墮地復其故質收置包中而寢鄰人驚異知狐怪由此無疑質明告其主人且欲聞官主慮為所累微洩其語因遁去怪亦漸息

張國維予從母舅也性粗豪有俠氣重然諾不畏疆禦人咸呼為頑二嘉靖甲寅倭寇圍邑任二府環攝守募人間道往請救兵時寇方熾眾畏莫敢出張毅然請行任公壯之乃懷蠟書夜

縋城而下晝伏宵奔越水忍饑艱苦萬狀迄得請而反任公由是大加愛任使總土兵後任公陞兵備再來勦倭檄置幕下為近侍任公與倭戰于松江萬里橋敗績兵潰公背瘡方劇負痛墮馬幾被害張負之而逃走數里回顧則賊已尾其後矢張窘甚望見一小橋急趨而過置任于地奮力拔橋面投諸水倭不能逼仍負任從間道投村舍覓火種為任燎衣標其冠于竿上懸諸簷前衆望見稍稍集得全師而歸任德之

給以冠帶至隆慶五年善終後于松江七壇八
壇地方附巫言曰我張某也生嘗勦倭于此今
當燔爾土神汝輩宜敬事我祀法以大盤盛酒
肉又湏血臙美如其生時所嗜禱者無不響應
又一日托巫語求療疾者曰吾家在崑山許墓
塘遺婦孀居貧甚可贈以銀布吾當為汝造福
其人如言尋至崑婦初不信來者細述其故乃
受之始知匹夫義烈死不泯泯

朱楫號弘川與高巽齋陸應魁同居于鄉素友

善相去各里許朱偶往候高留午膳命酒縱談
將抵暮朱已半酣高留之宿不可辭去至更許
朱僕忽來叩門覓朱所在高告以故意必往陸
家矣詣陸問之則未嘗至復往詰高衆共惶駭
歸報其家益人持炬遍索于常所往來者終莫
得其蹟黎明抵一古墓見朱卧其間掖之起似
中酒狀叩其故糊塗不可曉衆意為鬼所迷扶
歸擣桃枝和水噴之灌以姜湯始少蘇云昨歸
途中途見華棟連雲笙歌劇沸私念吾村安得

有此大家心竊疑之忽見二青衣云奉主命邀
客就宴因辭弗能卻乃從之入賓客羅列燈火
輝煌姬侍滿前皆殊色也主人起致敬曰某寓
居于此托為鄰比未嘗稍致款洽今又坐邀文
旆益增愧忤揖朱就坐命樂行酒賓主獻酬杯
觥交錯朱素善飲開懷大酌不覺沉醉遂假宿
西軒初不知為墓間也由是染疾不久下世
蘇郡糧長徐仁解糧至京寓戶部前主人乃番
子手也仁偶飯後往外閑遊有銀伍兩藏靴鞞

中歸索之亡矣知為掏摸者取去無可柰何愁
悶獨坐適主人歸問客何事不樂徐具言其由
主人曰毋憂當為尋覓斷不失故物遂詢其銀
幾何并所遊之處徑詰其地揚言曰午後曾有
人至此靴中置銀伍兩計幾錠幾塊裹以布包
為若輩盜去此人乃吾家所主者可速還之不
然恐若輩不得安枕卧也言訖歸謂徐曰客可
再往前地一步何如徐咲曰適往失銀今空步
何為主人曰試一往雖不得無害也况未必不

得乎強之再三納靴而行至向所遊處周視地上竟無所見悵悵而反及門主人迎笑曰已得銀否徐謝無有入室坐定又問荅之如初主人曰豈有此理試令探靴中則銀包在焉開視一無所失而其去來之迹茫然不覺何巧于盜若此

一番子手因捕盜至村中有整容匠方為人理髮見番來顏色沮喪將身隱于人背後心疑其盜也復往過其前匠避匿如初而狀益窘遂坐

守不去俟其竣事隨之同行至中途叱曰賊奴
死期至矣尚何往耶匠即錯愕伏地叩頭乞命
縛之至廢寺內鞠問曰汝適見我何惶遽失措
若是匠曰某實盜也先年曾于野外殺富商而
劫其財移居于此改業理髮幾二十載矣適于
店前見若來而向商隨其後故不覺驚怖耳押
至其家搜得金帛無筭皆商物也執以就吏竟
死獄中

嘉靖中有李千戶善戲術往來公卿間顧文康

公尤喜之每設宴必召令佐酒席間時出小術如令打板則牙筋自動或三或五遲速適中又酒杯自行至客前飲不離則杯留不去或手執一壺斟至數十杯而不竭或取果實自藏袖中頃云在某客懷間或巾內探之果然又臨池飲酒將金爵佯失手墮池中故作悚惶狀公曰無恐令善泅者覓之良久弗得頃之出諸袖中又令僮鎖書舍誤遺鑰于內將呼匠撬開千戶曰毋勞向鎖摸索口中念念有詞躬身施揖鎖鏗

自曜出墮地嘗因嚴世蕃誕辰獻一金元寶為
 壽蕃大悅厚賞之後因製酒器將金付銀匠方
 着火化作青烟而散蕃召李詰之對曰某貧士
 也安得有多金若斯蓋用以悅目耳不能適用
 也蕃笑而罷文康公屢以難事試之卒不能屈
 一日忽謂曰予思見猛虎爾能令現形否李咲
 曰甚易第恐驚動貴人為罪耳因命洒掃庭除
 用帟蔽之焚香禹步誦呪少頃天漸昏黑若大
 霧狀寒帟令觀見一黑虎從空而下怒目露牙

猙獰可畏從者咸驚公亦却步而退回視庭際
明朗無物乃其幻術所化爾後徃遊塞上不知
所終

周壽誼崑山人年百歲其子亦躋八十同赴蘇
庠鄉飲徒步而徃既至子坐于堦石氣喘父笑
曰少年何困倦迺爾飲畢子欲附舟父不可復
步歸舍崑距蘇七十餘里徃返便捷其精力強
健如此後 太祖聞其高壽特召至京拜舞堦
下狀甚矍鑠問今歲年若干對云一百七歲又

問平日有何修養而能致此對曰清心寡慾
上善其對笑曰聞崑山腔甚嘉爾亦能謳否曰
不能但善吳歌命之歌歌曰月子灣灣照幾州
幾人歡樂幾人愁幾人夫婦同羅帳幾人飄散
在他州 上撫掌曰是箇村老兒命賞酒餼罷
歸後至一百十七歲端坐而逝子亦年九十八
家有世壽堂其孫曾多至八十外蓋緣稟賦素
厚其繇來有自矣